2023年5月25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王霞 主编:梁娥 吴宗绩 美编:王诗波
网上新闻:http://www.danzhou.gov.cn
今日儋州

纸短情长

送行

■ 金元

车子要转弯了,我停下车子。

母亲走得慢,我等待她在桥那边为我送行。

我努力探出身子,用力地挥手,希望母亲在墈口的路上看到我,然后停下脚步。她终究是赶过来了,却是停在桥那边,双手背着放在身后,一件大围裙贴着棉袄裹着她瘦弱的身子。

她用眼睛看向我前进的方向。

河风微拂,浅浅的溪流安静地往下游流淌。母亲念叨的声音清楚的传过来:“到了报平安,常回来啊!”好像不这样叮嘱,我们就不回来了。我奇怪母亲为什么不越过桥来,两个桥洞,中间一个桥墩,才六米长,这新修的水泥板桥宽阔又平稳,过来面对面道别不更亲切吗?

可是一次都没有。

“妈,你回吧,照顾好你自己和父亲!”我朝她喊。

父亲三步并两步来到跟前,趴在车窗上轻声轻语说:“你娘腿脚不好,等……等你们走了,我扶她回去休息。”

母亲站在桥那头。

晨风撩起她那全白的头发,饱经沧桑的脸庞,她朝我挥手,嘴里依旧不停地念叨常回啊! 我加大油门,车子转弯就看不到那桥,看不到他们了。

眼泪汹涌而出。一次又一次。

小时候,那是一座3米宽的石拱桥,可能是年岁久远,手指粗的藤蔓爬满了石桥的底部和两侧桥墩,桥下面一个深潭,一年四季的水都是碧绿碧绿的,大晴天的时候能倒映出天上的白云和桥上的藤蔓,好看极了。这座桥也是我们詹家墈七八户人家通向县城的必经之路。

小学时,印象深刻的是,每到春季,山上的水竹笋出来了,母亲丢下别的活去山上挖笋,然后走十几里路到县城卖新鲜笋子。

每每母亲背回一大筐笋,我就赶紧过去帮着剥笋皮,跟她说说话,讨好似的。说不定母亲因我的乖巧一高兴就带回糖果饼干之类的零食。除了解馋我还有另一个更大的秘密,好几次尝试着跟她说,却没能开口。因为兄弟姐妹多,那时的母亲管教特别严格,稍有点异想天开的想法,必定招来否定,再犟嘴或默契不足,说不定劈头盖脸给你下顿竹子面条。这不,前几天二哥想跟母亲去县城,招来的是早起三天去地里打猪草的惩罚。比大拇指略粗的野竹笋外壳粗糙坚硬,一头尖尖,去皮是一项细致活,不仅伤手还要有耐力。剥着剥着其他人都溜走了,只剩下母亲在那里扫尾。母亲找来纱布缠在手上,这样可以减轻笋壳对手的摩擦。剥完笋壳,得迅速用开水把笋烫软,然后泡在冷水里,两两对分撕开成面条状,最后理齐用稻草扎成一小捆一小捆放在扁平的篮子里沥干水。这样的湿笋炒腊肉片或者跟辣椒一起爆炒,筋道鲜爽,特别可口,是城里人下饭的最爱。

记得有一次,第二天天不大亮,母亲就悄悄起床了,急促的梳头洗脸,由于我是她的最小儿子,得以跟她睡在一起,我趁她跨出门槛,一骨碌爬起来套上衣服不声不响地跟在后面。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去,路边的小草还在滴着露水,母亲用短扁担挑着两筐笋,走得很快。她没有发觉后面的我,很快就到了那石拱桥,过了那石拱桥转过弯就出村了,即使那时母亲发现了我,也会带我去县城的,我心中一阵欢喜。因为第一次大哥去县城就是这么运作的,不但去了,还去马戏团看了耍猴,把我羡慕死了。可这时,母亲在石拱桥顶部扭头发现了我,很生气的样子,她毫不客气的喊来父亲。

我吓得不敢说话,父亲很严厉的批评了我,不给我解释的机会。他把我带到桥的一头,指着下面骇人的碧绿寒潭,撩下狠话,下次不听话直接扔下去。听奶奶讲,这潭淹死过人,平常是没人敢靠近的。恐惧袭来,我好像一头不甘被责备气急败坏的牛犊,挣脱父亲的手,一口气跑回屋,任凭身后母亲凄厉的呼唤。

后来很多时候,母亲常常在我面前提起,愧疚那时候没带我去一次县城,看一回马戏。

在当时,你准备的一筐上好的水竹笋换来的钱甚至不够买一包糖果。母亲每每哄大家,说这次一定带回好吃的,可每次都听她变着法儿数落城里人太叼卖不得好价钱,捎回的几块毛票票,当着大家伙的面计划着这里要用,那里要用,没有一点多余。

兄长们都天真的信了,跑开了,然后各忙各的。唯独我拖着腿不肯走,母亲拉着我的手到厢房,悄悄的塞给我几颗糖果……

如今,在我记忆的匣子里,依然印刻着那爬满藤蔓的石拱桥以及桥下那一汪碧绿的清水;还有母亲消失在那转弯处微驼的背影,宛若眼前。

那一年石拱桥被洪水冲走了。政府在河道上建起一座新桥,汽车可以开过,桥底下那瘆人的深潭也不见了。随着时光的流逝,很多东西被溪流洗刷得干干净净,一如母亲心心念念的当年没有带我去县城,看一回马戏。

馨香一瓣

土地的气息

■ 李晓

土地是有心的,它博大的心由此生长出大地万物。

土地是有气息的。在我老家,那宝石一样镶嵌在山脉皱褶处的稻田,有稻子的气息,也有着我祖辈开垦后留下的血脉气息。

那年,村子里分配土地,村里干部把每块田地编了号写在纸上,然后揉成小纸团往空中一抛,刚落下,一双双青筋暴露的手急着伸向纸团,就这样靠抓阄的方式,我母亲抓到了分在一个小地名叫水井湾的稻田、马耳坡上的旱地。每块田、每块地几乎都有自己的名字,都有着自己的身世。

在这些分配到的土地里,留下了我亲人耕种的汗水,种粮人顺手掐下一粒金灿灿的稻子,捧到牙齿边“嘎嘣”一嚼,就能嗅出劳作之人的气味。

今年春天,第一声雷从云层里滚来,一场春雨把我老家的稻田浸泡得饱胀。我回乡,看到八十五岁的堂伯卷起裤腿,正朝耕作后的秧田抛下用温水浸润过的种子,他期待着稻种发芽成秧苗,在农历四月里插秧。那一片青青天色下如绿烟氤氲的秧田,把我的肺叶愉快地打开了。想起“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古言,内心喜悦,我对我堂伯这样一辈子靠土地求食的纯正农民,充满了庄重的敬意。

我的少年时代,在乡村度过。对土地气息的记忆,是春天土地新翻泥土的味道,是庄稼如浪起伏吹过来进入鼻孔的气息,是秋收后土地带着乳香的微甜气味……这些大地上的气息,至今还源源不断供给着我的生命。

一年之中,土地是最辛劳的。农历二十四个节气更替,土地不断地翻开一页又一页,农人在土地里播种、收割,再次播种、收割。这样生生不息的土地,让人无限地敬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土地的休眠期,土地如同一个不断孕育生命的老母亲,在岁月里佝偻了,垒起了皱纹,蚯蚓一样窜动的血管最后枯萎了下去。但土地没有老去,它一直在和郁郁葱葱的植物、庄稼相亲相爱地缠绵着。

土地,让我联想起那些大地上的农人,他们在苍天之下蠕动的身影,永远保持着匍匐的姿势,仿佛是在向土地致敬,向土地作揖,他们把一生的心血播洒在了土地里,所以我们吃到的粮食的味道,也有着他们用汗水发酵出的气息。

我老家村庄的那些农人,一生卑微,从降生之初,到无声告别,都是与土地的一场约会。你看山冈上那些小小的坟,农人最后在土地里长眠,旁边不远,就是庄稼、水井、房屋,他们似乎还在帮忙照看着土地上这些东西,把它们郑重地托付给后人使用。这是土地上的遗产,正是他们的创造,才有了土地上人类的生存条件。

我爷爷29岁那年,从江上的村子搬迁到了山上的一个地方。有一年,奶奶回忆说,我爷爷来到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荆棘杂草丛中开垦土地。爷爷体力好,村子里一个数十公斤重的石磙,他可以用双手托举起来,遗憾的是那年我还未出生,见不到如此震撼的画面。

我爷爷不舍昼夜开垦的30多亩地,后来都作为集体田地使用了。在我的少年时代,我看到雨天在地里披蓑戴笠的爷爷,从地里挖出一个硕大红薯,他把红薯捧到嘴边,做出一个亲吻的动作。爷爷的这个动作,好比父亲抱起童年的我,用胡子扎我的小脸。

而今我回到老家村子里去,爷爷的坟,就在他开垦的土地上。风“呼呼呼”地吹过,我感觉嗅到了爷爷身体里的气息。我清理家里的老照片时发现,爷爷只留下一张他戴着一顶破洞帽子的发黄老照片,威严又忧郁、诚恳而和善的样子,与这片土地一脉相承。有一年父亲说:“给你爷爷立一座石碑吧,把这张照片放上去。”我没有照办,我觉得,爷爷长眠的这片土地里,就一直飘着他的气味。

我有天从村子路过,看见一个全身糊满泥巴的农人,几乎是跪在泥土里,用手搓着泥球,原来他是在种玉米苗。在电影《白鹿原》里,金灿灿的麦浪在夕阳的余晖下起伏,一群割麦的人——在黄土高原上他们被称为麦客,挥舞着镰刀,身影同土地交融在一起;有一个麦客,突然扑倒在地里,像要伸出手去抱住什么。这是他对土地朴素的感恩。

土地的气息,是我们乡愁中最浓烈、最鲜活的一部分。我这么说,你或许就懂得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一说起土地,就心里一热,甚至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诗苑撷芳

饮酒(外一首)

■ 乐冰

我发誓,从今往后不再饮酒
除非我挚爱的父亲
从冰冷的墓地里爬起来
赐予我勇气

我已经饮酒二十余年
我在酒中逃离肉身
让灵魂飞到很远的地方

酒酣之余,我会喃喃自语
闭上眼睛
父亲就会伸出手来抚摸我的头顶

如果饮酒还有什么神秘之处
那便是父子穿越阴阳的会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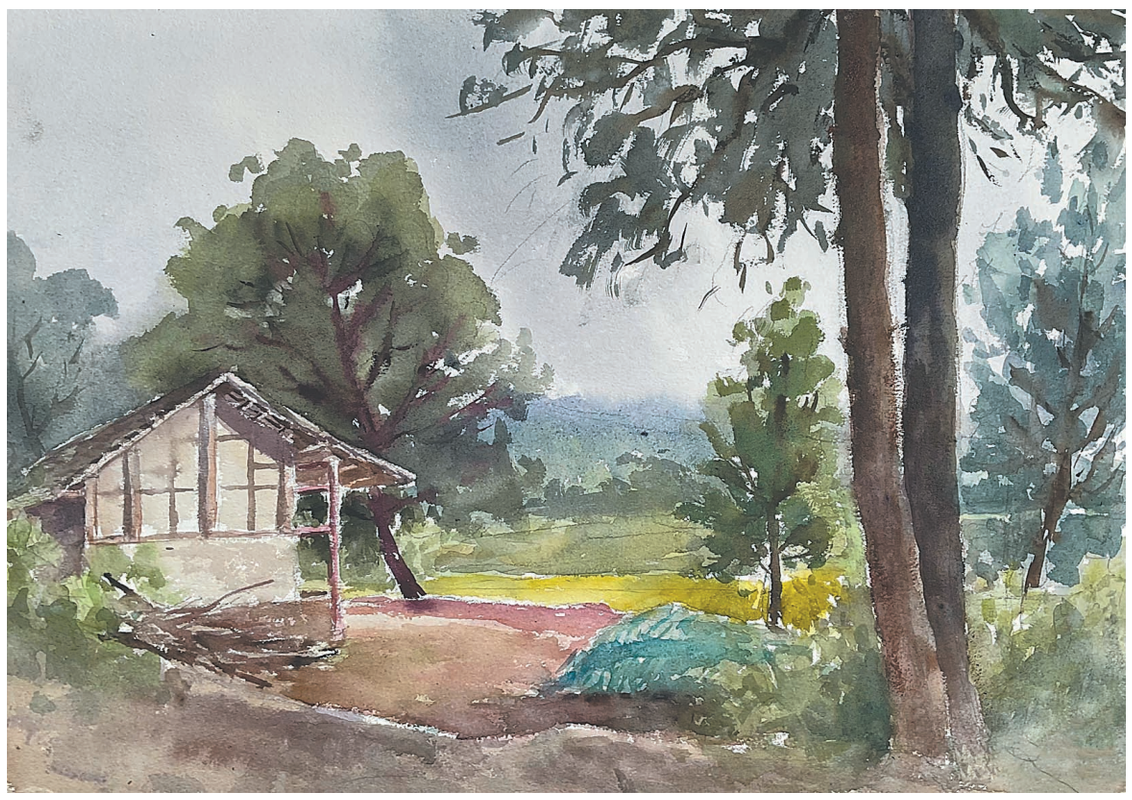
◎ 猪油汤

十岁的我
舀了一勺汤
不小心洒了几滴
在桌子上

父亲低下头
伸出舌头
把洒落的汤
舔得干干净净

父亲咂咂嘴
笑着对我说:
这不是水
这是猪油汤啊

三十年前的猪油汤
在我的记忆里
散发出恒久的清香



《村外小景》 (水彩画) 金晓曼 作

母亲的咸鱼

■ 东坡遗风

轻轻地,轻轻地
闻五花肉与咸鱼的一场温情邂逅
身后是父母不舍的泪眼
远山如雾,暮色如烟

也许最近的情感
离你也最远
那么,何妨把岁月揉一把
再晒干

此情不关风月
那份依恋,那份牵挂
凝固的乡愁
在这刹那升华

流金岁月

飘香记忆的苹果树

■ 李仙云

脑海中时常萦绕着儿时的一幕:每到春来植树添绿之时,深深庭院,爷爷忙碌地备着春耕的农具和籽种;母亲抓一把谷米“咕咕咕”地召唤着撒向正待觅食的鸡群;我则被那“关不住”的满园春色陶醉着,那沉睡了一冬的树木花草,也竞相吐萼抽芽。绛红如羽毛的香椿头,俏丽似点点繁星的枣花,核桃树枝条上抽出的嫩绿细叶,目力所及,处处呈现着盎然春意。院落中那两棵苹果树花开正艳,浅红的花瓣缀满枝头,春风拂来,花枝摇曳,扑鼻的香味引得蜂飞蝶舞。那如梦的记忆,也点亮了少小离家的我,对童年的无限眷恋。

随着记忆之河逆流而返,往事暗室的天窗也被一点点掀开。记得儿时,总喜欢拿一个蒲团盘坐在苹果树下,翻阅五颜六色的连环画。在那些绘画栩栩如生的小人书中,我知道了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少数民族牧民逐水草而居,学校随牧民而移的“马背小学”……思绪还在“小人书”中畅游,风儿不经意拂过面颊,苹果树的花瓣会从树上轻舞飘落,在落英缤纷中,我时常垫着脚尖抬头仰望,看落花之处可结果儿。

当阳光透过树枝嫩叶撒下斑驳光影,在满院静谧和煦中,我憧憬在旖旎思绪里,幻想着红彤彤诱人的苹果缀满枝头,果香似在鼻翼萦绕,挑逗着我舌尖上因食物匮乏而饥渴的味蕾。那种“思果解馋”的垂涎相,忆起就令人莞尔。

每日清晨睁开惺忪睡眼,总能隔窗看到枝繁叶茂的苹果树。我时常喃喃低语:“小苹果怎么就不长呢?还是那小不溜丢的!”母亲笑着说:“看把我仙娃馋的,那小苹果还不跟你一样,要一天天慢慢长大,如果一夜就长成大苹果,那就成妖果了,谁还敢吃啊!”

听母亲说,我满月时,正是花草树木萌发季,她偶然发现院子不知何时长出了苹果树苗。犹如前世的约定般,我在春天出生了,它也破土而出,我认定小树苗是和我有缘的,我也对这个“童年的小伙伴”格外依赖,它曾带给我憧憬和希望,陪伴着我共同成长。我想儿时,我眼巴巴希冀小苹果快点长大,就犹如母亲期盼我快快成长一样。在流年往事里,庭院中的苹果树和母亲浓浓的爱,忆起心中就溢满香甜。

童年的日子总是伴着童真与稚气。记得那个黄昏,母亲做了我最爱吃的齐花面,我美滋滋地坐在苹果树下,吃着飘着蛋花和葱香的“舌尖上的美味”。幼小的我竟一口气吃下三碗,直惊得母亲怕我积食,让我绕着苹果树转圈走,还戏谑地告诉我,走的越多苹果就长得越快。我竟信以为真,在那个日暮黄昏,像驴拉磨子一样,绕着苹果树走了一圈又一圈。

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苹果总是令我们垂涎,每年不到成熟就被摘吃的所剩无几。忆起故乡儿时的苹果,那种酸倒牙的口味就让人忍俊不已。儿时多彩而绚烂的庭院,就像鲁迅先生的百草园,充满了妙趣横生的囧事和心与自然的融合。

连载(74)

白马井·伏波鞭

■ 李盛华

(接上期)

小李军师倒是偏向梦娘的主意,他对自家路家哥哥说:“如果将军有心留下……”但他见哥哥凝眉锁目心事重重,则马上顿住了话头,拐了一道弯,说,“打天下容易,守江山难。孟子就说过,‘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虽说海南岛只是个小小疆域,又悬于海外,但也得有人来布德施仁。总不能像以前洪荒时代,任其自生自灭,隔着海峡看着它废弃荒芜了吧。”

“还是上奏朝廷再说吧。”路博德没有直接回答。他觉得自己留下还是不留下,自己做不了主。况且自己是个“邳离侯”,又是“抚南军”的首领“伏波将军”,自愿留在岛上做个小小的儋耳郡太守,岂不让天下人、让朝廷里的那些多嘴多舌的文武百官们耻笑了去?更何况汉武大帝之“大一统”任重道远,自己身兼使命,岂可自以为是意气用事。

詹梦娘无语,只是眼眶有些湿润。

李佐佑则郑重地对犹豫不决的路将军说:“将军啊,‘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矣!’吾辈千辛万苦,骑鲸跨浪,第一次来到海外,又为我大汉王朝在岛上建成了海外第一个郡,以后或许还会有许多海外征伐。但如果一走了之虎头蛇尾的,没有人来治理,任岛上的峒主们随意行事,任荆棘满地仙人掌丛生,岂不是将来更成为天下笑柄?!”

伏波将军路博德这阵子满脑子都是“何去何从”“得舍不定”“为之奈何”,但脸上并未流露丝毫痕迹,只是淡淡地说:“还是先上奏朝廷,由皇上和朝廷定夺吧,如此为妥。”

于是,伏波将军路博德与楼船将军杨仆俩人联名签署奏章,快马上报,其大意如下:

军旅南征已近五年,借我大汉盛威,扬我武帝大一统之英明国策,岭南百越无不臣服,所到之处乞拜如云。现已在海外之海南岛上设立了“儋耳郡”。然海外之征,只是开启海途之初,“抚南军”还将继续伏波踏浪乘胜出击,为国家收复更多的其他岛屿。故此,军务紧急,重任在肩,无有将士敢于丝毫懈怠,无有将帅愿意停留踏伐远洋的脚步。然则,两军人马南北行走数千里、征程数万里,长途奔袭,故而疲惫倦怠、思乡心切。且又长期处于异地蛮乡,已是人困马乏困顿不已,故亟待休整。由此漂泊海外又多染瘴疠之杂疫,亦需要休养生息。此时任用海外官吏,不宜。故请朝廷选派委任儋耳郡府的太守以及各县令,为国治理岛屿,守岛看护海疆,乃着实考虑。业已便于我等两军继续海外征战,扩疆拓土,实现吾皇吾帝天下大一统之宏伟大愿云云……

军师李佐佑草草扫了一眼奏章,垂头不语。他想起了孔夫子不无遗憾地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曾忠诚地劝告过他,也怀着善意引导过他,可他不听从,也就算了吧……

詹梦娘得知奏章的内容,两只大眼睛一眨不眨地久久盯着路将军,希望他能收回呈文。不一会儿,她的两行热泪就忍不住扑簌簌滚落腮边,又滴落洇透在绢帛奏章上。

……

杨仆从伏波军中回来,不住地拍手称快,拍屁股蹦跳,道:“妥咧,妥咧,一切都妥帖啦,米汤馍馍都熟咧,魔鬼死鬼都打发走咧。路将军与我联合上报奏文,儋耳郡的郡守和百官就请朝廷里委派。我们马上就可以开拔,回大陆啦!”

“老能人”秦党哲听清楚听明白后,“噗嗤”一笑,得意地搓着八字老鼠胡子道:“原本我以为咱们是爹死娘嫁人,兄弟个人顾个人咧。现在反倒好了,他路博德也知道遇事不能钻牛角,情急之中也犯不得众怒。法不治众嘛,他也只好作罢。别以为路博德、李佐佑这两只猫,只知道吃肉不吃糨糊。原来他也知道,雨来咧,也要打伞。”老秦指的就是军情不稳, (未完待续)

再别断桥

■ 等待下雪

我打从天边的那抹蓝色轻轻经过
紫蔷薇虚掩的花园
我打从譬如流水的文字轻轻经过
满清绿柳的枝叶
我打从断桥的古砖墙雕轻轻经过
灿烂灰黄的梧桐
在江南那枚反向的时针上停留

在杭州细脆的春天里停留
在天空的一朵白云上停留
我许愿结庐人境
贴近你逐渐升腾的热度
反复走过这座旷日持久的桥梁

苏小小走过,徐志摩从康桥归来的时候走过
秋瑾走过 怒发冲冠的岳飞走过
林和靖拄着竹杖走过
梅妻鹤子,花丛中散发芳香的名词
倒影在疏影横斜的水波里
子瞻在1071年第一次到此
独怅然,脑海已有断桥?
他常常想起王弗爱妻的红袖添香
他常常想起她说江湖险恶
他于1089年再次来到这里
路过楼外楼坐在烟雨船上
写一首空濛亦奇的诗歌
他从犊青楼雕花的轩窗
看清了一个女子剔透的面容

我打从高过春草的梦境轻轻经过
哪些千古流芳的人
冬天里也打从皑皑的断桥轻轻走过
我再转身,断桥也转过身去
从此,我经霜的容颜次第舒展
我转过身去,不想离别桥下的荷莲!
我再转身,断桥藏在一支清脆的竹笛里
并且打从一条无眠的河流经过